



第三卷 · 第一期

●時事短評●
關於「萬歲」
協商些什麼
國家如何生存下去

再談美國的教育 哲學的實際應用

百丁丁
朋乙乙

陳序經
馮友蘭

蔡鑑遠譯

原子彈與新防禦計劃

唐筱蓂

唐總裁繼堯別傳

黃天石

旅京筆記

白

●筆記●

●補●

詩詞論印

瞭望哨

聯合國憲章全文

●現代史料●
●短篇小說●

特務世界

●現代史料●
●短篇小說●

葉楚僉
鍾嶽儈
王高瞻

周哲文

忠

版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日 出 版

業務要目

存款 放款
匯兌 信託

通匯地點

省內：

洱源 祿勸 姚安 彌勒
祿豐 楚雄 通海 大理
祥雲 曲溪 路南 武定
宜良 羅次 大姚 元謀
曲靖 �嵩明 寧南 廣通
鶴慶 鄭川 永勝 賓川
蒙化 玉溪 順寧 開遠
易門 昭通 雲龍 保山
甯南

八六四二話電動自路國護市明昆：址 庫
五五一〇號掛報電

昆明分行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通匯地點

重慶，成都，上海，西昌，會理
康定，雅安，樂山，南充，遂寧
合川，閬中，涪陵，城縣，資中
貴陽，宜賓，屯溪，三台，廣元
北碚，得勝場，磁器口，魚洞
溪，化龍橋，沙坪壩，漢口

和成銀行

地址：昆明市寶善街一九〇號
電話：二三七三號二三七四號

雲南省合作金庫

時事短評 關於「萬歲」

報載，蔣主席抵北平，民眾來道歡呼「萬歲」。山呼「萬歲」，是古昔帝王時代臣民媚上，的詔誥之詞。在封建制度底下所雕塑出來的人性，特別富於「佔有慾」。貴為天子，富有的四海，應該可以滿足了。然而不然，儘管是孫萬世之業，總不及自己把皇帝一直做下去的有趣。何況弑父篡位，歷史上不乏其人，兒子不一定靠得住。廣東有首民歌：『牛耕田，馬食穀，老寶擅錢仔享福。』（註、粵俗稱父謂老寶據云典出竇燕山教子成名。仔，子也。）則與其辛苦苦苦給兒子享受，何不自己及身享受。所可憐者，別人容易商量，閻羅老子那本生死簿上的鐵板註腳，却毫不留情，一旦壽盡數絕，大限難逃。任你萬乘之尊，終歸一棺附體。因此許多雄才大略的主子，開疆拓土，威加四海之後，萬事滿足，惟獨想到棺材板一天比一天的響，則未免龍顏不悅，龍心難過。秦始皇派徐福求仙，漢武帝鍊長生丹藥，都幻想做到老而不死的境界。可是任由你想，死神爲了執行他的職務，從不會放鬆過誰。於是有些聰明的臣子，看清楚了主子的心理，把萬歲兩字來當作麻醉劑。萬歲之稱，當初本是普通慶祝之辭，習俗相沿，變作皇帝的專稱。後漢竇憲威震天下，羣僚伏稱萬歲，尚書令韓夔

猶以爲不可，正色說：『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可見萬歲爲帝皇之專稱，在漢已然，蔣主席從北伐到抗戰，威望日高，羣情愛戴，惟其爲目前中國唯一的領袖，我們越不願意他受蘇聯誤會的批評。我們愛戴蔣主席，希望蔣主席做替中華民國爭解放自由的平民領袖，而不是希望蔣主席回歸到封建時代做專制帝皇。名譽，實之寶，不可以不慎！

我們相信這決不是蔣主席的意思，也決不是民衆的真正呼聲，這無非是一般無聊份子爲了捧場而製的無聊口號。實則愛之適足以害之，如果此風一開，將來必有人稱宋子文先生爲九千歲，何敬之先生爲八千歲，這還成什麼話？我們不反對蔣主席，蔣主席功在國家，應該受民衆的歡呼，歡呼是民衆對於領袖的尊敬與愛戴。冷冰冰的中國民衆，太缺乏熱情的流露了，歡呼是發揚熱情的一個表現。我們所要提出商榷的是，萬歲二字，用之於國家或團體固無不可，用在個人身上，尤其是一國元首，則不容易使人意識到復辟這股路子上去。我們提議一句，應修正爲：『蔣主席健康，中華民國萬歲！』同樣一句話，順耳總比刺耳好，不知全國民衆以如何？

協商三什麼？

這是看準了中國問題，決不是單純的政治糾紛。尤其在軍事方面，先要使國共停止兵戰，纔有下文可談。現在英美蘇三國外長會議已告一段落，蘇俄似乎硬不起來；蘇俄硬不起來，中共硬些甚麼？所以有人擔心著國共問題太複雜，怕馬師調停不下去，會失却威望。這真是杞人之憂！依我們的看法，如果蘇俄的態度不轉軟，美國根本不會大搖大擺的派人來調停中國政局。美國不能使馬師丟臉，更不能使整個美國丟臉。然而美國拿穩了蘇俄的態度必然轉軟。所謂三國外長會議，歐美政界稱爲『放牌在掉上，的會議』，譬如打撲克牌，你手上有沒有『愛司』，彼此揭開，不許偷鷁。這一來，蘇俄只好明輸。蘇俄輸了，中共手上還有些甚麼牌，還能玩些什麼花樣？國共之不能不談判，談判之不能不借重有力者，已是一個命定的傾向。

由此歸納：馬師的任務必然告成，用不著我們替人擔憂，看戲落淚。再以看戲爲喻，則這齣戲更必然是大團圓結局。所謂政治協商會議，除了國共兩黨中幾個聽熟了的名字之外，加上幾位小黨派的代表，和所謂無黨無派的海內賢達，則至高限度也不過做到『各得其所』。以我們推想，聯合政府的口號也許再高喊幾聲，國民大會的代表，國民黨許要分讓幾席出來。其他應該『協商』的問題，看他們如何『商』，怎樣『協』？但是有馬師在，我們不妨以全部信任寄託在馬師身上，我們深信馬師折衝其間，決不致把局勢弄僵，各黨派之間的利害，是如何重視。美國不派遣政客，而派遣軍人，總可以得到一個較圓滿的解決的。問題是中國

的前途，在這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人，「各得其所」之後，就算有了辦法嗎？這個責任，我們自然不能再硬把它推在馬帥的身上，也不應該再硬把它加在馬帥的身上。那麼，民眾便該嚴密注視這所謂政治協商會議所給予我們的是些甚麼？

(丁乙)

國家如何生存下去

馬歇爾將軍來華，第一個成功是使國共兩黨斷裂的局面安靜下來。這其間，自然另有國際關係的因素，英美蘇的利害既調整到等邊三角形的度數，第三次世界大戰暫不爆發，國共之戰無風便興不起浪來。說起來可憐，全國反對內戰的呼號，實際上所發生的力量有限得很。真正使中國內戰平息的原動力，却是別國利害融和，戰機消弭，才是主因。用政治的透視鏡來觀察，則中國的所謂政治自主權，經濟自主權，都操在別人的手上。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在最近的將來，恐怕逃不過事實環境的支配。我們要打破這種局：第一、必須發展經濟，奠定現代工業化國家的基礎。第二、必須促進科學，現代的戰爭。已由農場移進到研究室。然而我們這兩項基礎，都極脆弱，即使有賢明的大政治家，以大刀闊斧的手段，在三年五年以內，完成一個計畫的輪廓，當國際關係，瞬息千變的大時代裏，恐怕不容易趕上。那麼，我們這個國家如何生存下去，實在成了問題；所謂四強之一的空頭銜，這榮譽又將如何保持？這是在一九四六年開始，每個國民應該

十分慎重考慮的事！我們以為一方面固然要積極向經濟和科學兩部門努力；另一方面，尤當把重心移置於外交，把握著世界局勢的發展。所謂外交，並非如一般所說的縱橫捭闔便算了，更當注意到本國自身的態度。荀子所說『事強舉之國難，使強舉之國事我易』，怎樣使

能獲得，製造傢具之工廠，較一年前雖多一倍者所置備。故就衣及傢具二項需要而言，英國民眾生活仍極艱苦，英國公共事業方面之情形亦然。七萬三千名郵差之中，僅有少數在聖誕節得有假期，故學校中較長之學童仍將應召協助處理聖誕節信件云。

英人勤儉興國

英國財政大臣達爾頓，最近向倫敦金融界發表演說，據云，自歐戰勝利後，肉類，醃肉，烹飪脂肪之定量分配業已減少，英國肉類消費數量，在一九四四年每人為一百零八磅，而美國加拿大則各為一百五十五磅及一百五十八磅。

現則減至一百磅。英國市場之米已運送濟遠東各地，橘子及鷄蛋則甚少。惟每星期茶之定量分配，自七月份開始，已自二盎斯增加至二盎斯半。英國普通人民之衣著狀況，較戰時更為嚴重。

英貴族之第一位華籍夫人
中國婦女之英國貴族夫人，將由一中國陸軍退伍上校之公子開其先例，此女名蕭莉，北平藉，一九四一年與北平一美國大學之經濟教授林稷遇克爾氏結婚，林氏即工黨貴族牛津貝力奧爾學院院長林稷亞力山大博士之公子。

世界珍聞

一九四五年九月以後之八個月中，則僅有二十四張。衣服數量愈形減少。一九四五年八月，男子衣著僅及一九四四年八月百分七十二。其後因加速復員，供應部宣佈將加售製造退伍士兵之服裝，故普通人民之衣服更少矣。至於隊員，則普通顧客仍不

(百朋)

奎寧代替品

英國衛生部助理醫官蘇地，帶了一個小棉布袋，裏面裝了一千個蚊子飛到意大利去，讓這些蚊子從英軍那裏沾染到瘧疾細菌，帶回本國，却獲得醫藥史上極大的成就。這是奎寧的代替品。其中有一種叫做米柏克靈，其餘的兩種現在還保守著秘密。

再談美國的教育

專著

陳經序

的學生的比例數。

大體的說美國的大大的大學裏的學生多，而小的大學裏的學生少。學生太多固使師生之間易於隔膜，而學生太少，對於學校的發展上，也有所阻礙。而且有些教師，覺得講堂上的學生太少，對於教學的興趣減少。

在美國，近來大學學生之超過萬人以上的，已很不少。比方哥林比亞，加利福尼，意利諾各大學在戰前都有了這個數目。其實美國大學學生的人數的逐漸增加，是近來年一件很顯明的事情。在戰前，有人統計在大學的學生有一百多萬，比之我國只有五六萬大學生，相差二三十倍之多。大學學生的人數的增加，也是教育普及與發達的一種現象。因為小學中學的學生既多，入大學的，也隨之而多。而且一般普通美國人的經濟，比較充裕，除了大學中設法幫忙學生尋找工作，或給予獎金之外，在社會上所需要的散時工作的地方很多，所以有了好多大學學生以至中學學生，都能夠自給去完成其學業而無需家庭的負擔。

又社會進步，專門人才的需要，也日多。大學為專門人才的供應所，故大學的學生人數，也處處增加起來。

因而有些大學不只感覺到學生的增加，而使學校的設備不敷應用。就是管理方面，也有問題。好多小的大學在創辦的時候，就規定了不能超出某數目以上，就是有些大的大學，現在也感覺到有了限制學生的總數的必要。比方耶路大學就維持其五千餘到六千學生的數目，因而每科或每系也有一種諒解，所收的學生人數，不能超出多少數目。可是這種作法，完全是自動的，並不像我國的教育當局規定了各院

至男女同校這個問題，大體上在美國是沒有問題。小學中學大學多為男女同校。但是也有了不少大學，是專收女生或專收男生的。專為女子而設的大學，直到現在，尚有很多。威爾士利，蒙科若，都是專牧女生的。哈佛與耶路的大學部，也只收男生，而不收女生。

為什麼像哈佛與耶路這些大學的大學部都不願意收女生呢？

有些大學當局，與教授，這樣的回答：「我們一向不收女生，所以現在不欲更改，而且即使更改，也有好多不便之處」。

我們知道這些大學都是歷史久長的大學，傳統的觀念與情性的作用勢力很大，從前的人們，沒有這樣的作，現在的人們，也不好這樣的工作。有了一位教授還說道：「我找不出不收女生的理由，可是我是不會贊成取錄女生的」。

至於說到了不便之處，却有多少道理，比方女生宿舍，女生管會，種種都是取錄女生所要顧及的問題。可是這究竟這也是一些並非十分了不得的困難。

爲了這個問題，有一天我在耶路的一個學院的導師集會的時候，會提出來。照一部分人的意見，除了上面所說的理由之外，最重要的理由：是沒有女生，一般學生在男女社交上，所費的時間，比較的少，而對於功課方面，能夠專心。所以他們說，耶路的學生之所以肯用功，是因爲男女不同校。其實在，美國男女社交那麼公開，我女朋友

不一定是在大學中的女同學。而且耶路的學校範圍，又正在城市的中心，並非獨處一隅，而與外間隔離很遠。至於哈佛大學雖不收女生，然而在傍邊就有了一個女子大學。而且事實上這兩個大學可以說兄弟式的關係。所以男學生要找女朋友的法門是很多的，雖則我們也得承認，有了女生，同在一個大學，各種社交集會，也許免不了會多起來。可是若說爲了這樣，遂使學生的學業上，有了很大的影響，那也是未免顧慮太多罷。

其實，哈佛耶路的大學部，固不收女生，在其研究院裏已沒有這種限制。已經在其他的大學裏畢業的女生，可以進入哈佛耶路的研究院。在戰時，因爲男生多應徵去當兵，所以在研究院裏，愈顯得女生的數目多。

研究院已收納了女生，大學部更覺得沒有理由去拒絕。其實，在這些大學的教職員中主張，收女生的並不乏人，所以對於女生而起關

關政策的大學部，究竟能維持多久，也是一個問題罷。

在戰時，在其他的男女同校的大學裏，在課堂裏，在校園裏，所見的多數是的。有了好多次大學的教授要我到他們的班裏說話，我發現坐在講堂裏的學生，百分之九十九是女生。沒有了女學生，恐怕有些大學，是開學不成的。

女子教育，而尤其是女子的高等教育之發達，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比上美國。我們知道，在前次歐戰以前，在英德各國的大學，是不易找出女生的。然而在美國女生之入大學的，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廿多年來，歐洲有些大學，雖已收容女生，可是還是寥寥無幾，在美國則在這個時期裏女子之在大學的人數，愈爲增加所以就是在戰前，在大學的課堂裏，有的男女學生的數目，是相等的。至於在戰時的女生的數目之比男爲多，是用不着說的。美國是一個男女最爲平等的國家而這種平等的現象，在教育方面尤爲顯明。

美國的技術的發達，這是世人所公認的。技術之所以發達，主要的可以說是由技術教育的發達。這種教育的發達，不只是在大學裏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在中學裏以至在家庭中或是在社會裏，都可以看得出來。我參觀了好幾個中學，看見裏面的鐵工與木工的實驗室，不只

比起我們一般的工業學校的實驗室好得多，就是比了我們的一些大學裏的工科實驗室，也並沒有愧色。而況我所參觀過幾個中學，並不是美國的設備很好的中學，而是一般的普通中學。

其實，美國的一般的家裏就是一個很好的技術實驗室。繩衣用電繩，洗衣用電機車，熨衣用電熨斗，剃鬚用電機，煮飯用電爐或煤氣爐，掃地割草都用機器。天時熱了，可以用冷氣去弄涼。天時冷了，可以用暖氣去使熱。差不多家家都有汽車，駕使汽車成爲青年男女所必有的一種技能。差不多家家都有收音機，使用這個東西，使了青年男女有了不少的物理智識。此外電燈電話電鈴電梯以及好多的家常用具，無一不增加人們的技術上的智識。

離開了家庭而坐公共汽車，乘火車，乘飛機，以至到辦公室裏作事情，與到遊戲場裏隨便玩，一個人所見的所用的以至所玩的東西，也無一不使其有了技術上的智識。

所以一般的美國人，不一定要進大學或中學去求技術的智識。就是在家裏，在辦公室，在旅行中，在遊戲場，也可以得到不少的技術的教育。我認識了一位美國朋友，年紀是很老了。他從前只受過小學的教育，他好幾十年來，所作的是會計的工作，然而他對於各種的機器用具，他不僅懂得用，而且懂得修理。上面所說的各種家庭用具，以至汽車，有了一般普通的毛病，他自己就下手來修理，而且很快就弄好。他告訴我，在他入小學的時候，這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他所懂得的機器，就是腳踏車。他住在芝加哥附近一個城市，假使腳踏車壞了，他要設法送到芝加哥的腳踏車店修理。六十多年來，他也並沒有入過什麼工業職業學校，也沒有請過私家教師來教授，可是每一樣新的用具出來，他要用的，他就到店子裏購買，購買時，除了取說明用法的小冊之外，他往往看了店子裏的人們的用法表演。這樣的就會，或是請店子的人們到他家裏指導，他只要打電話給店子的人們一問，就可以弄得清楚。機器的發明愈多，他對於機器的智識也隨之而增加。他又說，在從前，他把一本關於機器或物理學的書冊，看來看去，也看不懂，可是現在却愈看愈有興趣，假使他是青年的話，他還

想能夠發明一些東西。

我們可以說，美國的家庭，美國的社會，都是美國人的技術的實驗室罷。

有了這種學習技術的好環境，再加以中學特別是大學裏的完備的技術實驗室，美國的技術的發達，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在這一次的戰爭中，假使沒有了美國的武器與物資，同盟國是不易得勝的，就是勝了，也不會那麼快。像日本人那樣橫蠻，那樣赴死的精神，一見了原子彈也不得不趕快投降，這都可說是由於美國的應用科學的發達。

美國之所以成為同盟國與民主政治的武庫，也是得力於此。然而這種技術或應用科學的發達，其得力於大學的技術的教育，又是很為顯明的一件事。比方在美東的麻省工科大學在西方的加省工科大學及其他的好多大學的工學院，對於美國技術或應用科學的貢獻，是很大的。因爲在大學裏，不只有了很好的實驗室，而且有了很好的專門人才。因而在戰時，這些實驗室與這些人才，差不多都直接的或間接的與政府有了關係。

美國的主持大學教育的人士，對於技術的教育，固是注意。他們對於純粹的科學的學理的研究，也並不忽略。我們只要看看各大學的生物、化學、與物理實驗室之宏偉，及其設備之完美，就能明白他們並不輕視了這方面的教育。在一個約有一千學生的女校裏，我參觀了他們的生物化學與物理的實驗室之後使我懷疑國內是否有過這樣完備的實驗室。

美國人雖是很努力於科學學理方面的研究，然而還有了很多的著名的科學家，覺得他們在這方面的研究，還比不上德國。一位有名的物理學家，曾這樣說：美國在應用科學方面國很發達，在理論科學方面，恐怕五十年後，還趕不上德國。我是不懂自然科學的人，對於這一點，不敢有所列，然而就使這位教授是自謙自讚而說這話，也可以見得他們覺得他他們的純粹科學的不夠，而特別加以注意。

其實應用科學，是以純粹科學爲基礎。只顧應用科學的發展，而不顧及純粹科學的研究，這正是像無根之樹，無源之水，不懂得物理的原理，而求機械的智識，不懂得化學的原理，而求醫藥的智識，這

都是只揣其末，而不揣其本的辦法。美國人在純粹科學上已很努力，而近年來各大學以及各基金會之鼓勵各種純粹科學的研究，又不遺餘力，反觀我國近年以來，主持教育的人們，拼命去提應用科學，而忽視了純粹科學，結果還是走向七八十年前曾國藩與李鴻章所走的路，這可以說是新復古的政策罷。

其實，我們留學生之在外國最多的是在美國，而且我國留學生之外國的歷史最久的也是美國。一般留學生之學科學的，只願應用方面，而不願及理論方面，也算罷了，可是很使我們奇怪的，這些學了應用科學的人們，返國之後，自己不好好的去作實際的技術工作，而偏要去作官，去作生意，結果是純粹科學在數十年來，固是落後得很，就是技術教育，也是沒有什麼進步。

不但這樣，美國的人學教育對於應用的工科以及純粹的理科，固是很為注重，就是對於所謂文法各科，以及其他社會學科，也是很為注意。其實，一些歷史久長的大學，像耶路或哈佛，在早期的發展，固是偏重於文法的科目的方面，就是到了現在他們，在這方面的科目，還是聲譽很好。至於其他的好多大學，不只是在其早期的發展上，是偏重於文法或文理，就是直到現在還只開設這些科目。這特別是一般所謂小的大學的一種很為普遍的現象。

我們應該指出，美國的大學裏的院系，是與我們的現有的大學的院系的制度有多少不同之處，而尤其是在所謂文法的院系的制度方面，雖則我國的大學教育的制度，受了美國的大學教育的制度的很多影響。

我們現有的文學院，是等於美國的自由藝術，可是在他們的所謂文學院裏，除了各種語言文學教育、歷史哲學等等科系之外，政治經濟社會各科系也往往在這裏開設。而這些後者，在我們的大學裏，是屬於法學院的。美國的法學是一個專學法律的學院，在我們的大學裏，却成爲一般的社會學科的學院。反之，在美國這些主要的社會學科，如政治，如經濟，如社會都屬於所謂自由藝術或文學院裏，因而他們所說的自由教育或是普遍教育，往往是指着自由藝術或文學院而言的。

這種普通教育，或是自由教育，不只是在美國的早期的大學教育發展史上，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就是在現在的一般的大學裏，還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其實，我們也可以說，這是美國的大學教育中的基本教育。

不但這樣，有了好多在美國所謂文學院裏的科目，而特別是關於社會的學科，如社會學，如政治學，以至經濟學等，不但在美國的大學裏佔了很重要的地位；就是在世界的學術也很露了頭角。以社會學來說罷。社會學的創始，人雖是法國的孔德，而其基礎的隱固，雖是得力於英國的斯賓塞爾¹，但是社會學的最發達的地方，却是在美國。說也奇怪，斯賓塞爾那本流傳最廣而影響很大的社會研究，是最先陸續在美國的雜誌上發表。我們知道，這本書裏的各章刊行是在一八七二到一八七七年間，在那個時候，社會學正是萌芽，斯賓塞爾想使一般普通人民明白社會學的需要與重要乃在其社會學原理未發刊之前，寫道本書。結果，不只使一般人明白社會學是什麼，而且有些美國大學，還採取為大學的社會學的重要參考書。

七十年來，社會學成為美國各大學中的必修科目。大多數的大學裏也有社會學系的設立。至如芝加哥及好多大學的社會學系的科目之多，那更見得大學當局對於這種學科的注重。也許是爲了這個原故，所以歐洲人往往叫社會學爲美國的學科。

可是美國人不光是在社會學的教學上，盡力去推廣，就是在社會學的研究上，也有了很多的貢獻。華德是美國的社會學的鼻祖，在他出版他的二大州的動的社會學的時候，斯賓塞爾的名著三本社會學原理尚未寫完。華德不只是美國的著名的社會學者，在歐洲，他的聲譽，也很好。其實他是被人目爲社會學的三位建立者之一位，這就是與孔德、斯賓塞爾，並稱的。此外又如鴉丁斯的社會學原理，曾譯爲幾種歐洲文字，其他如斯摩爾如孫本楠，以及近二三十年來的心理學派與文化學派的社會學，都可以說是在世界學術有了很大的貢獻。

自這次歐洲戰爭爆發之後，好多的歐洲的社會學者都到了美國的各大學裏教書，或作研究工作，無疑的，有了不少戰後還要回去歐洲

的自己國裏，可是就我所訪問的好多這種所謂避難教授中，不只有了不少並不打算在戰後回去歐洲，而且有了一些已入了美國國籍。

在社會學方面固是如此，在其他的社會學科以至文學哲學方面大致上也可以說是如此。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文學哲學，在美國的一般的大學裏，都有學系，有研究院，有許多科目，有很多教授。政治學上如利柏，如柏哲斯，如威羅俾，如馬其維，都各有其特殊的貢獻。經濟學上如弗培林，如道時格，如深彼得，法律學上如保恩得，如荷姆斯，哲學上如杜威，如詹姆士。

不但這樣，在美國因爲好多大學經費充裕，不只在戰時能夠收容好多著名的歐洲學者，就是在戰前，而且我們相信同樣的在戰後，也出了很大的貨價，去延聘歐洲的著名學者。芝加哥哈佛耶路以及好多大學，都能羅致好多這種人物，尤其是芝加哥這個大學，歷史既沒有哈佛耶路那麼長，基礎也沒有這兩個大學那麼固，但是在短短的四十五年中，能夠一躍而爲美國以至世界上的有名的大學，這主要是靠了大學的當局能夠羅致其國內以及歐洲的好多著名學者，而尤其屬於所謂自由教育方的著名學者。至於其現在的大學當局之特別注意於這種學科，那是更爲顯明的。

這樣看起來，美國的教育人士之注重於所謂自由教育或普通教育，或是我們所謂文法科目，是一件顯而易見的事情。雖然是這樣，美國人並不覺得他們是太偏重於遠方面的教育，相反的，好多的主持大學教育的人物，以爲他們的自由教育，還要推進，還要格外注重。比方哈佛大學的現任校長康納先生正在那裏努力提倡普遍教育，這雖然是美國的技術教育在近年來的猛進的一種反響，也是他們注重於普通教育的一種傳統的政策。

而且我們知道，這位哈佛大學校長是一位著名的自然科學者。他自己學了自然科學，沒有視文法方面的科目，已了不得，還要極力去提倡文法，這是更不易得的。其實，我遇了好幾位校長，都是學理或理工的，但是差不多個個都以爲理工固然是重要，文法更不可忽略。他們的理由是理工是偏重於研究物與物的關係的科學，而文法偏重於研究人與人的關係的科學，偏重於研究物與物的關係的科學較易，

偏重於研究人與人的關係較難。所以我們應該注重於難的東西。自然的，他們不一定是說學自然科學易，而學社會科學難，他的意見是要想為人類造幸福，我們不只是要注重於物質上的進步，而且要注重於社會上的安寧。自然科學的目的是促進前者而社會科學是促進後者。

我們不必在這裏討論這種看法是否對，我們所要提醒讀人的，是

中國哲學的一個實際底應用

馮友蘭

中國哲學是有實際底應用底。不過這個應用不是應用於外界，而是應用於我們自己。理智或了解如何可以勝情感底問題。中國

的道家如老子莊子有以理化情；以情從理；的

或先就以理化情或以情從理說。照道家說法，情起於人對於事物底不了解。例如一個小孩走路爲一石所絆倒。此小兒必大怒而恨此石，但一成人爲一石所絆倒並不怒，不恨此石。或雖也有怒。但並不恨此石，其所以如此者，因小兒對於此石無了解，以爲有意與他搗亂所以恨之。而成人則對於此石有了解，知石係無知之物，決不會有意與他搗亂，所以並不恨之。不恨石則其怒亦減，或即可無怒。

成人對於事物底了解雖比小兒高，但其了解仍是部分底。所以倘有時不能無情，對於生活及其間底事物，有完全底了解者則即可完全底無情。其所以無情者，並不是冥頑不靈，如所謂槁木死灰，或土壤然，而是其情爲其了解所化，即所謂以理化情也，此所謂化如冰雪融化。

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聖人不是無情，而是有情而不爲所累。原來底道家，以有情爲累；

以無情爲累。王弼以有情而爲情所累爲累。以有情而不爲情所累爲無累，這是王弼與原來底道家的大不同處。王弼對於聖人無情的批評，是很有力的。人之有情，確是出於自然到之性。要想完全無情，雖不敢說一定不能做到，但不是人人皆可做到，這是可以說底。

宋明道學家都主張聖人有情而不爲情所累之說。他們雖不見得是取此說於王弼，但其持此說與王弼同，則係事實。照此說，人可以有情但同時不爲情所累。持此說則可有道家所說「以理化情」的好處，但亦是人人可能做的。

如何能有情而不爲情所累呢？王陽明舉了一個例子。他說：譬如我若見一人無緣無故打別人一個嘴巴。我心中必因此人之持強欺人而怒。不遇此怒沒有「我」的成分在內，是沒私意底。因此這樣的怒是很容易消釋底。於見此事時有

怒，但此事已過我心中即復歸於平靜，如太空中雖一時有浮雲，但浮雲一過，太空仍是清朗無故打我一個嘴巴，我不但因此人之持強欺人

而怒，而且因爲他是打「我」，因此我不但於當時怒，而且對於此人時常「懷恨在心」，無論什麼時候想起此人，總想打他一個嘴巴，如私意的。有「我」的成分在內時，此怒即不容易消釋。我即有情而爲情所累。如有人打我一下嘴巴，而我的心境亦能如看此人打別人時所

有的心境，則當時雖有怒，當時雖然亦可還他

一個嘴巴，但事後我的心中既仍歸平靜，如此則雖有怒而不爲怒所累。

有怒而無「我」的成分內則其怒無所著

。如一人無緣無故打我一個嘴巴，我因而怒，並時常對他懷恨。此怒即有所著。此人打我一

個嘴巴之事，是隨時即成過去，而此人則不能隨時即成過去。所以此人如成爲我的怒之對象，我之怒即著在此人上，則此事雖過，而我心

中亦常留一怒，如此心即爲所累矣。悔亦是如此。悔過本是好事。但既悔過改之可矣，若心

中常存一悔，其悔有所著，有著之悔亦是累。

照以上所說，可知能有情而無我，則雖有我」的成分，可以去掉。如此則可有情而不爲情所累。

這是中國哲學的一個實際應用。我們如此用他，對於我們個人的幸福，是很有裨益的。

陳影 孫樂齊以梁禪指畫墨梅索題
因填此闋

周鍾嶽

蒼鬢臥月。似龍泉觀裏。唐

花怒發。老樹枯枝。猶看奇葩。

不待東風吹徹。蘆簾紙

閣春長在。疑早是看花時節。

便夢回鄧尉。孤筇踏遍。

一山香雪。久矣元龍老子。

豪情已謝盡。獨耽禪悅。禮

佛餘閒。偶染松煤。寫出冰

肌玉骨。維摩丈室飛花雨。

漫道與是花分別。更煩君聊

贈枝春。伴我吟窗清絕。

題一絕 葉楚僊

天石有滿山黃葉閉門居

出處之間自有真。且呼鷗鳥

與爲隣。誰知兀坐悠然者。

正是關心天下人。

科學漫談

原子弹與新防禦計劃

美·白爾文著
蔣鑑遠譯

瞭望哨

高瞻

原子弹的世紀，這項花冠應該戴在誰的頭上呢？我想，要繞一段圈子，趕趟里程，和加添許多墮腳石的國家沒有資格的。有的也恐怕是在花冠上剝蝕下來的碎片了。

落在廣島的原子弹，僅一部份碎片，一秒钟內就改變了該地以往在經濟上、政治上及軍事上的價值。因此，等於戰爭的技術上連革命了兩次，同時我們需要立刻考慮到國家的防禦問題。

原子弹，不只一種很單純的原料，僅可說某一種是主要的，所以它是被逼迫而來的一個很完滿的成果。於是我們便想到幾個問題，茲略述如下：

(一) 一種潛伏的，或說必然的，原子弹的爆

炸對於軍事上的功用。現在，原子弹的應用似乎還祇是一個最初的開始。所以，以後人們不必感到太驚訝，如在廣島的那樣，並且將有一種相當的防禦方法——最低限度也能使其消散。

(二) 火箭砲的改進。德國的V式火箭砲，曾經猛烈倫敦，不能被現在所已經知道的任何

方法所阻止。砲彈的速度遠大於聲音，能升入空中六十至七十哩。德國人，當投降時，他們正在設計一種能橫過大西洋的火箭砲，也許其引導即需仰賴於原子弹；又橫過太平洋的火箭

砲也將成功。此等火箭砲要打這樣遠，即或不可能，但是目前科學上的力量就可以克服這種不可能。然而，這種力量也可能使火箭砲一開始就被阻止了。另外的火箭砲也有發展，但於他們，僅為戰爭技術的改變。

(三) 電子。無線電傳真，使人們能「看到」視力之外很遠的情景，已經成為事實；再者，拉一種很神密的「線」，即能駕御飛機，坦克，軍艦等等，而只在遙遠處施以輕微的控制。

科學之航行，由於無線電的應用，也起了革命，如打擊一個目標，就是用無線電的控制來滑動炸彈，一個人就可以很準確的於數哩外安然完成任務。

(四) 氣體動力學。在飛機方面有了最大的發展，因而使陸地及海上的重要性也較為減少。就各弱小民族國家的還沒有得到自由獨立看，世界簡直沒有進步；就殲滅人類自己的原子弹看，那世界又進步得太令人可怕了；

(五) 航海工程。戰爭將結束時，德國已經有了一種新的V形船，能潛入水中數星期，並且有很驚人的水下速度，每小時二十一海里，甚或更快。

在世界政治還沒有澈底民主，世界經濟也還沒有澈底民主的世界裏，各弱小國家的自由獨立，尚在夢裏，各弱小民族的平等幸福，也還是在夢裏。

了。

(五) 航海工程。戰爭將結束時，德國已經有了一種新的V形船，能潛入水中數星期，並且有很驚人的水下速度，每小時二十一海里，甚或更快。

在世界政治還沒有澈底民主，世界經濟也還沒有澈底民主的世界裏，各弱小國家的自由獨立，尚在夢裏，各弱小民族的平等幸福，也還是在夢裏。

這僅只是一種發展，對於戰爭的技術就起了極大的改變。以致，一二年以前的那些理論，計劃以及所謂新的或基本的那些戰術，都不能存在和應用。

我們知道，現代世界戰爭中有一個極大的趨勢：進攻必然勝於防禦，也許不能成為全面的勝利，但至少是對敵人的一個打擊，也是決定最後勝利的一個因素。

那是開電門的戰爭的勝利。所安諾德將軍曾經說過，這也許是駕駛員們最後的一次戰鬥了。很顯然地，明天的炸彈將要比今天的厲害，用不着多為宣傳。無駕駛員的飛機及火箭飛砲。裝置着原子發動機，受得住砲轟，在巨大的轟炸艦隊中已經完成——也許人們認為這是武器中最易發的了。

戰爭已經改變，根本上就需要把戰場設置在兵工廠與實驗室之間——直接摧毀敵人前線的房屋。這樣也許才算一次總的戰爭，並且所有的人們都將要成爲戰士。

當然，就是這個意思——變化。明天第一線的防禦者將變成了「開電門」的戰爭的響導——人們成了能橫過海洋的巨大彈丸。在她們的後面是較短的第二個「砲轟的波浪」接踵來，更精密的管制着彈丸，駕御着飛機，監視着要帶走的炸彈。在他們的後面，也會飛着「四不像生在空中的陸上部隊」——雖少而受過高度訓練——一切都被他們掃開，更從洞裏掘起那些「地下人」來，並加以組織和管理。

巨型的戰艦，大船的軍隊，平時徵來的兵力及可怕的轟炸艦隊，已經減少了它們的戰爭價值

。前進的根據地，也變得不重要了；因為能跨海的彈丸可以射中他們。特雷爾要塞也減低了它的意義；過去戰術上最根本的意測也被推翻了。

我們應該用人們現在不會達到的尺度去猜測一些新的很龐大的問題。對於這個步驟，將有遭到很大反抗的危險。陸海空軍，他們的耐久性及外形上都將有很大的改變；也將放棄軍營中所厭惡的戰略與戰術。如果真的反抗，更是危險，因其足以妨礙一個現代國家的防禦系統。

研究——奮力的研究，譬如說，討論如何管制及防禦原子炸彈——是很重要的，爲了國家的安全，世界的安全。應該同時研究的，還有我們國家的政策在技術上應有的改進。

對於有懷抱的人，這是一件最大的工作。國家的領導人，應立即負起責來，組織一個委員會，由總統及議會任命。這個委員會中，應有來自軍營的技術上的顧問，但也應該是又官的組織，公正，客觀，而有判斷力。更應該十分接近於事實。有一種綜合的研究，包括第一次歐戰後我們國家的一切防禦問題，也必需包括那些有關的她國的防禦政策。此項工作是迫切的，這個委員會需要不久就建立起來。

原子炸彈的祕密，將不會是我們單獨所有。德國人在我們之前曾經作過很單純的研究，我們之積極製造，即在於打擊他們。勝利日之後，德國的一隻運貨的潛水艇，被發見載着軸之類的原料往日本去。蘇聯，也可能有從事於是項研究的科學家。

爲了國家的安全，重新研究我們所有的防禦計劃，是十分重要的。

(六)
高擧不干涉他國政治的國家，偏偏在干涉和支持他國的政治；高擧領導世界和平的國家，偏偏在作種種備戰的勾當。要真的使天下太平無事，還須要從高擧什麼什麼的國家自身做起。

(七)

每一個人都在高擧世界永久和平，每一個有遠見的政治思想家都在尋求世界永久和平之道，每一個國家都在以負擔世界永久和平責任自居。可是埠頭尋求世界市場，拼命恢復殖民地者，却正在那裏大演其雙簧把戲或全武行。是不是這就是世界永久和平之道？

(八)

世界永久和平，不是把生產手段儘量的去生產物品來頓銷；也不是要把許多弱小民族全拿自己的手中來擺佈。相反的，倒是要計劃生產和分配，並給予弱小民族以自立自治的機會，才是根本的永久和平的辦法。

(九)

假使弱小民族的心中，都埋上一股怨氣；強大國家的心中，都埋上一股驕氣；強國與強國之間，都埋上一股敵氣，要使世界永久和平辦到。這當是一句有如火光鏡的實話。

(十)

世界永久和平，並不難獲致。有人說，第一：只要把戰時「和衷共濟」，「互諒互信」，那豈不僅只是一句空話。

我們之積極製造，即在於打擊他們。勝利日之後，德國的一隻運貨的潛水艇，被發見載着軸之類的原料往日本去。蘇聯，也可能有從事於是項研究的科學家。

爲了國家的安全，重新研究我們所有的防禦計劃，是十分重要的。

• 傳記文學 •

唐總裁繼堯別傳

唐筱裳

少年時代的生活

在前清時代，會澤地方的教育文化異常閉塞落後，當時青年只能在私塾中求到中國舊時的學問，受的完全是舊式教育。一般社會風氣自然非常守舊一些；於今日青年之能接受新式教育接觸近代西洋文明之幸運，實在不能想像那個時代的青年上欲求學上進之艱難困苦。因此我常常不明白在當時那種環境之下，何以能起的長輩所講述的故事：

「那時我們在福音堂和你令尊同學。在那個時代當中，有五六個人和我們特別要好常常聚在一處。你令尊那時非常天真活潑。我們每在放學之後，常常相約到城外名勝地方遊覽旅行，去的時候我們總要帶些酒食，預備野餐。大家一面欣常野景一面談天論地，坐在青草地土喝酒猜拳，性情十分豪放。那時我已覺得你令尊頗是軍人氣質，決不是舊時的白面書生。我們痛快地喝酒，痛快地高歌，一直到大家帶點醉意之後，有時便把帶來的酒瓶之類放在地上當作靶子，用石子拋擊，作比賽遊戲。這也

一、父親出洋之後，遇到一批留日同時的朋友。在那裏面一定有些思想進步的人，因此而自然同化。

二、那時革命潮流高張，尤其是同盟會在東京宣傳活動，無形中接觸革命思潮，受其影響。

三、平日歡喜閱讀名人傳記因此而使其爲入的態度變到裨益。日後父親之熱心研究陽明官常常出些題目給學生做文章，做得好的，獎

學，是一個例證。

父親日後的事業啓發於留日時期，大概沒有問題。關於這些事實有許多故事神話，容後紀述。這是一位和父親在會澤少年時期常在一起的長輩所講述的故事：

「時間我已不能正確的記憶，大約是你令尊將要出洋的前三四年罷，你令尊去應小考——所謂小考，在前清時代就是考取秀才的考試，也就是科舉時代進入前途的第一個重要階段，俗謂之入學。這一個考試是很嚴格的，照規矩，放這一次試的人，預備府縣官考試之後，把取列的名單依次陳報到提督學院。學院即據此開科考試——到考試的那一天，所有應考的人必須穿得衣冠整齊地到學院門口等候應試。因爲這是一件大事，所以每個應考的學生，無不懷着一種緊張恐懼的心理，這似乎如同今天的運動比賽一樣，是十分富於刺激性的。天色微明時，學院門口已經擁集着不少的人，有的因爲年紀尚幼父母陪着一齊來的，或者是親朋伴送助其勇氣的，學院門口一下子，非常熱鬧起來。大約太陽還沒有冒山，學院裏面即走出一個人來，手裏拿着一張紅帖高聲點名，於是

而止，靜寂得只聽得見晨風微微的呼聲和遠處呢喃的鳥音，只有點名的聲音在這寂靜的空氣

賞幾錢銀子。我們一有這種機會總不放鬆，而且都很有把握地拿得到獎金。這就是我們每次野餐的費用，那時幾錢銀子恐怕比現在的幾萬法幣還有用處。」

中好像是急雷似的非常響亮。每喚到一個人的名字，即聽見一聲「有有」被喚的人隨即走入學院。尤以被呼在十名以前的人他們的精神特別興奮，面上表情頗有自得神氣。因為十名以前啓點的人多半已經頗有入學及格的可能，而且可以特別優待他們坐禮拜（註）你令尊那一次已經老在十名以前，所以也得中堂號。

老長輩說到這裏，彈了彈手上的烟灰，又喝了一口清茶，繼續着說：

「那次和你令尊同席的是一個姓龍的，這位先生眼睛近視，他們進到正院，只見大堂兩邊放好了幾張椅子，上面端正放着筆墨文號之類，各人即照秩序進入自己的坐位。大家都很嚴肅地等待着，一下有人開始卷子發試題，發

卷的稿已快要抄好，即答說「作是作好了只消抄一下就完了」田先生顧手把你令尊的卷子拿起來看了一看點了點頭；又看見那位姓龍的先生在暗中摸索，神氣非常着急，心裏大約是動了點同情之感，即叫當差的說：「你去看看轎燈裏面還有沒有用剩的蠟燭拿來給他們點起！」當差的應聲去尋找，一會拿了半支未會用完的蠟燭來點在你令尊和龍先生的當中。田先生又說：「照規矩天黑不完卷你們就算是落考，這一次我特別通融你們，這半支燭點完之後，如果還不能交卷，你們就只好退場了。」說完

，田先生即走進後堂去了。

你令尊和這位姓龍的近視先生自然很是感激，可是這半支燭放的位置恰恰在龍先生的右手中，寫起字來光線被手影遮着，愈發看不清楚！

龍先生即把燭移近自己這一面來，你令尊

地完成了這一個重要的工作，完場交卷。你令尊和那個姓龍近視先生還沒有完場，而天色正近黃昏，多數人都已走了，空曠的大堂感覺靜肅，當即有人催促說：「你們兩位快點呀，天黑了，再寫不起就要算你們落考了。」你令尊和那位姓龍的，被這一催不免心裏急了起來。尤其是那位姓龍的，眼既近視，又加大色漸黑，光線陰暗愈發看不清楚，心裏更急。忽然提督學院田治枚先生看見過有兩個人沒有完場走過來問道「你們怎麼還不完場？」那時你令

尊的稿已快要抄好，即答說「作是作好了只消抄一下就完了」田先生顧手把你令尊的卷子拿起來看了一看點了點頭；又看見那位姓龍的先生在暗中摸索，神氣非常着急，心裏大約是動了點同情之感，即叫當差的說：「你去看看轎燈裏面還有沒有用剩的蠟燭拿來給他們點起！」當差的應聲去尋找，一會拿了半支未會用完的蠟燭來點在你令尊和龍先生的當中。田先生又說：「照規矩天黑不完卷你們就算是落考，這一次我特別通融你們，這半支燭點完之後，如果還不能交卷，你們就只好退場了。」說完

，田先生即走進後堂去了。

你令尊和這位姓龍的近視先生自然很是感激，可是這半支燭放的位置恰恰在龍先生的右手中，寫起字來光線被手影遮着，愈發看不清楚！

龍先生即把燭移近自己這一面來，你令尊

地完成了這一個重要的工作，完場交卷。你令

尊和那個姓龍近視先生還沒有完場，而天色正

近黃昏，多數人都已走了，空曠的大堂感覺靜

肅，當即有人催促說：「你們兩位快點呀，天

黑了，再寫不起就要算你們落考了。」你令

尊和那位姓龍的，被這一催不免心裏急了起來。

尤其是那位姓龍的，眼既近視，又加大色漸黑，光線陰暗愈發看不清楚，心裏更急。忽然提

督學院田治枚先生看見過有兩個人沒有完場走

過來問道「你們怎麼還不完場？」那時你令

尊的稿已快要抄好，即答說「作是作好了只消

抄一下就完了」田先生顧手把你令尊的卷子拿

起來看了一看點了點頭；又看見那位姓龍的先

生在暗中摸索，神氣非常着急，心裏大約是動

了點同情之感，即叫當差的說：「你去看看轎

燈裏面還有沒有用剩的蠟燭拿來給他們點起！」當差的應聲去尋找，一會拿了半支未會用完的蠟燭來點在你令尊和龍先生的當中。田先生又說：「照規矩天黑不完卷你們就算是落考，這一次我特別通融你們，這半支燭點完之後，如果還不能交卷，你們就只好退場了。」說完

，田先生即走進後堂去了。

你令尊和這位姓龍的近視先生自然很是感激，可是這半支燭放的位置恰恰在龍先生的右手中，寫起字來光線被手影遮着，愈發看不清楚！

龍先生即把燭移近自己這一面來，你令尊

地完成了這一個重要的工作，完場交卷。你令

尊和那個姓龍近視先生還沒有完場，而天色正

近黃昏，多數人都已走了，空曠的大堂感覺靜

肅，當即有人催促說：「你們兩位快點呀，天

黑了，再寫不起就要算你們落考了。」你令

尊和那位姓龍的，被這一催不免心裏急了起來。

尤其是那位姓龍的，眼既近視，又加大色漸黑，光線陰暗愈發看不清楚，心裏更急。忽然提

督學院田治枚先生看見過有兩個人沒有完場走

過來問道「你們怎麼還不完場？」那時你令

尊的稿已快要抄好，即答說「作是作好了只消

抄一下就完了」田先生顧手把你令尊的卷子拿

起來看了一看點了點頭；又看見那位姓龍的先

生在暗中摸索，神氣非常着急，心裏大約是動

了點同情之感，即叫當差的說：「你去看看轎

燈裏面還有沒有用剩的蠟燭拿來給他們點起！」當差的應聲去尋找，一會拿了半支未會用完的蠟燭來點在你令尊和龍先生的當中。田先生又說：「照規矩天黑不完卷你們就算是落考，這一次我特別通融你們，這半支燭點完之後，如果還不能交卷，你們就只好退場了。」說完

，田先生即走進後堂去了。

你令尊和這位姓龍的近視先生自然很是感激，可是這半支燭放的位置恰恰在龍先生的右手中，寫起字來光線被手影遮着，愈發看不清楚！

龍先生即把燭移近自己這一面來，你令尊

地完成了這一個重要的工作，完場交卷。你令

尊和那個姓龍近視先生還沒有完場，而天色正

近黃昏，多數人都已走了，空曠的大堂感覺靜

肅，當即有人催促說：「你們兩位快點呀，天

黑了，再寫不起就要算你們落考了。」你令

尊和那位姓龍的，被這一催不免心裏急了起來。

尤其是那位姓龍的，眼既近視，又加大色漸黑，光線陰暗愈發看不清楚，心裏更急。忽然提

督學院田治枚先生看見過有兩個人沒有完場走

過來問道「你們怎麼還不完場？」那時你令

尊的稿已快要抄好，即答說「作是作好了只消

抄一下就完了」田先生顧手把你令尊的卷子拿

起來看了一看點了點頭；又看見那位姓龍的先

生在暗中摸索，神氣非常着急，心裏大約是動

了點同情之感，即叫當差的說：「你去看看轎

燈裏面還有沒有用剩的蠟燭拿來給他們點起！」當差的應聲去尋找，一會拿了半支未會用完的蠟燭來點在你令尊和龍先生的當中。田先生又說：「照規矩天黑不完卷你們就算是落考，這一次我特別通融你們，這半支燭點完之後，如果還不能交卷，你們就只好退場了。」說完

，田先生即走進後堂去了。

你令尊和這位姓龍的近視先生自然很是感激，可是這半支燭放的位置恰恰在龍先生的右手中，寫起字來光線被手影遮着，愈發看不清楚！

龍先生即把燭移近自己這一面來，你令尊

地完成了這一個重要的工作，完場交卷。你令

尊和那個姓龍近視先生還沒有完場，而天色正

近黃昏，多數人都已走了，空曠的大堂感覺靜

肅，當即有人催促說：「你們兩位快點呀，天

黑了，再寫不起就要算你們落考了。」你令

尊和那位姓龍的，被這一催不免心裏急了起來。

尤其是那位姓龍的，眼既近視，又加大色漸黑，光線陰暗愈發看不清楚，心裏更急。忽然提

督學院田治枚先生看見過有兩個人沒有完場走

過來問道「你們怎麼還不完場？」那時你令

尊的稿已快要抄好，即答說「作是作好了只消

抄一下就完了」田先生顧手把你令尊的卷子拿

起來看了一看點了點頭；又看見那位姓龍的先

生在暗中摸索，神氣非常着急，心裏大約是動

了點同情之感，即叫當差的說：「你去看看轎

燈裏面還有沒有用剩的蠟燭拿來給他們點起！」當差的應聲去尋找，一會拿了半支未會用完的蠟燭來點在你令尊和龍先生的當中。田先生又說：「照規矩天黑不完卷你們就算是落考，這一次我特別通融你們，這半支燭點完之後，如果還不能交卷，你們就只好退場了。」說完

，田先生即走進後堂去了。

你令尊和這位姓龍的近視先生自然很是感激，可是這半支燭放的位置恰恰在龍先生的右手中，寫起字來光線被手影遮着，愈發看不清楚！

龍先生即把燭移近自己這一面來，你令尊

地完成了這一個重要的工作，完場交卷。你令

尊和那個姓龍近視先生還沒有完場，而天色正

近黃昏，多數人都已走了，空曠的大堂感覺靜

肅，當即有人催促說：「你們兩位快點呀，天

黑了，再寫不起就要算你們落考了。」你令

尊和那位姓龍的，被這一催不免心裏急了起來。

尤其是那位姓龍的，眼既近視，又加大色漸黑，光線陰暗愈發看不清楚，心裏更急。忽然提

督學院田治枚先生看見過有兩個人沒有完場走

過來問道「你們怎麼還不完場？」那時你令

尊的稿已快要抄好，即答說「作是作好了只消

抄一下就完了」田先生顧手把你令尊的卷子拿

起來看了一看點了點頭；又看見那位姓龍的先

生在暗中摸索，神氣非常着急，心裏大約是動

了點同情之感，即叫當差的說：「你去看看轎

燈裏面還有沒有用剩的蠟燭拿來給他們點起！」當差的應聲去尋找，一會拿了半支未會用完的蠟燭來點在你令尊和龍先生的當中。田先生又說：「照規矩天黑不完卷你們就算是落考，這一次我特別通融你們，這半支燭點完之後，如果還不能交卷，你們就只好退場了。」說完

，田先生即走進後堂去了。

你令尊和這位姓龍的近視先生自然很是感激，可是這半支燭放的位置恰恰在龍先生的右手中，寫起字來光線被手影遮着，愈發看不清楚！

龍先生即把燭移近自己這一面來，你令尊

地完成了這一個重要的工作，完場交卷。你令

尊和那個姓龍近視先生還沒有完場，而天色正

近黃昏，多數人都已走了，空曠的大堂感覺靜

肅，當即有人催促說：「你們兩位快點呀，天

黑了，再寫不起就要算你們落考了。」你令

尊和那位姓龍的，被這一催不免心裏急了起來。

尤其是那位姓龍的，眼既近視，又加大色漸黑，光線陰暗愈發看不清楚，心裏更急。忽然提

督學院田治枚先生看見過有兩個人沒有完場走

過來問道「你們怎麼還不完場？」那時你令

尊的稿已快要抄好，即答說「作是作好了只消

抄一下就完了」田先生顧手把你令尊的卷子拿

起來看了一看點了點頭；又看見那位姓龍的先

生在暗中摸索，神氣非常着急，心裏大約是動

了點同情之感，即叫當差的說：「你去看看轎

燈裏面還有沒有用剩的蠟燭拿來給他們點起！」當差的應聲去尋找，一會拿了半支未會用完的蠟燭來點在你令尊和龍先生的當中。田先生又說：「照規矩天黑不完卷你們就算是落考，這一次我特別通融你們，這半支燭點完之後，如果還不能交卷，你們就只好退場了。」說完

，田先生即走進後堂去了。

你令尊和這位姓龍的近視先生自然很是感激，可是這半支燭放的位置恰恰在龍先生的右手中，寫起字來光線被手影遮着，愈發看不清楚！

龍先生即把燭移近自己這一面來，你令尊

地完成了這一個重要的工作，完場交卷。你令

尊和那個姓龍近視先生還沒有完場，而天色正

近黃昏，多數人都已走了，空曠的大堂感覺靜

肅，當即有人催促說：「你們兩位快點呀，天

黑了，再寫不起就要算你們落考了。」你令

尊和那位姓龍的，被這一催不免心裏急了起來。

尤其是那位姓龍的，眼既近視，又加大色漸黑，光線陰暗愈發看不清楚，心裏更急。忽然提

督學院田治枚先生看見過有兩個人沒有完場走

過來問道「你們怎麼還不完場？」那時你令

尊的稿已快要抄好，即答說「作是作好了只消

抄一下就完了」田先生顧手把你令尊的卷子拿

起來看了一看點了點頭；又看見那位姓龍的先

生在暗中摸索，神氣非常着急，心裏大約是動

了點同情之感，即叫當差的說：「你去看看轎

燈裏面還有沒有用剩的蠟燭拿來給他們點起！」當差的應聲去尋找，一會拿了半支未會用完的蠟燭來點在你令尊和龍先生的當中。田先生又說：「照規矩天黑不完卷你們就算是落考，這一次我特別通融你們，這半支燭點完之後，如果還不能交卷，你們就只好退場了。」說完

，田先生即走進後堂去了。

你令尊和這位姓龍的近視先生自然很是感激，可是這半支燭放的位置恰恰在龍先生的右手中，寫起字來光線被手影遮着，愈發看不清楚！

龍先生即把燭移近自己這一面來，你令尊

地完成了這一個重要的工作，完場交卷。你令

尊和那個姓龍近視先生還沒有完場，而天色正

棲碧小憩（續完）

黃天石

黃天石

女喜山行。附近前後皆斜坡。恒望妹念華與偕。終日徘徊雲深處。春秋明日。輒見其牽蘿攀藤。直登峯巔。折山花盈握而歸。賽馬場之側。循坡而上。有西名（步律活）者。余戲譯之爲茂林路。尤幽勝。路面鋪潔青。徑寬丈餘。兩旁皆古樹。濃綠扶疏交蔭。好鳥細碎。且夕不絕。間有歐式樓閣。巍然出林表。徑行

十數分鐘始盡。至山腰。憑鐵闌干下瞰。灌草芊綿。廣場一碧。如綠波盪靜。隔山雲樹蒼茫。可望見棲碧小憩之樓影。女恒登臨吟眺。日暮始歸。歸輒得詩若干首。疾取紙筆錄之。夏興云。碧樓夢斷起披衣。攜妹登山日正絳。野水接天雲染過。疏林蔭道幾飛飛。貪看雲起迷荒徑。偶逐蟬吟入翠園。採得紫花盈小帕。

夕陽芳草踏歌歸。女愛爇沉鬱香。謂其氣韻清芬。使人生靜思。每當苦雨之夕。涼秋之辰。恒悄然對一爐烟。於裏處中構思甚苦。得句則欣然就余讀點竄。秋冬之交。天冬怒發。綠條垂垂拂闌干。子鮮妍如紅豆。女摘置几硯間。作小詩云。小鳥不驚人。飛跡天冬子。閒坐對黃昏。暮雲靜於水。

女內秉剛直。偶與人忤。面折不稍假。余背人問之曰。某也何如。女坦然曰。其人甚佳。余曰。遇爾何如。女曰。待兒甚厚。然則何爲相忤。女默然。更詢之俯視弄帕而已。終不願片言背議人過。其寬厚處。余頗多之。

女伴中有行事不足對女者。旁人爲不平。女夷然處之。偶值於途。則執手笑相慰曰。吾視子猶妹。子勿因細故而自失。其人終愧謝。

女詩風格甚高。平時詩未以後詩。清人如成人。常笑貧曰。阿父。若女粗健如男子。真如粵諺所謂雷驅不能死也。

女好淡裝。不喜羅綺。布衣而花色濃豔者。屏弗御。好又善長髮。嘗月夜登天台。臨風小立。素袂飄飄。灑然有凌雲絕塵所作五言。氣韻醇厚。淵淵入古。余且爲斂手詠月云。中宵不能寐。起看星斗稀。明月何

如浸水銀光中。女獨移藤椅。坐碧葵間。手一卷。誦誦至於深夜。露華星沒不顧也。

樸碧小憩高巒後。多受月色。望夜前後而已。既習古風。獨好陳思王詩。嘗默然謂余曰。子建詩佳甚。余曩未深涉。偶題一絕云。翠冷而已。既習古風。獨好陳思王詩。嘗默然謂余曰。子建詩佳甚。余曩未深涉。偶題一絕云。翠冷香銷節未凋。江干愁聽雨瀟瀟。白頭重展丹青夜。一縷秋魂若可招。

女幼時戲呼予爲二哥。初不明其所指。稍長。偶見余歐服入時。則笑曰。阿父狀貌。不類一報人。余曰。何也。女曰。直似一香港大學生耳。見余操勞過甚。眠食失時。自憂清瘦。則慰余曰。阿父風度猶如少年。兒體順。苟

偕行通衢。人且以爲兄妹也。余爲破頭。其苦心寬慰之語。大率類此。嗟夫。余今後安得復聞此語耶。

女臨殿前數夕。悄然入余室。坐鏡台前。顧影良久。若有深思。余見其顏色絢澤。目擊唇鮮。所謂容光照人者也。女子美者未必才。才者不盡美。美而才者。殆天地靈秀所特鍾。然而彩霞易散。天且忌之。胡久能耶。

製長旗袍。女尤愛好。恒御而謂人曰。此阿父爲我選購者。唯阿父爲知我意。他人安能辦此。此爲女歿後其友錦東語我者。

旅京筆記

馬伯安評

以此留證將來。世不乏知言之君子。或亦與全

余自民國二十年四月入京供職法曹至二十六年九月中日戰事起出京。計時已七年矣。此七年

同此懷抱而有所取資乎。時民國二十七年九月
昆明王燦識於金陵大石橋寓齋。

中。在此古人如洪武、朱元璋、明太祖、清世宗等皆知之較悉。耳有所聞。目有所見。隨感所至。輒以已意論列。故對於政治良窳。民生利害。以及國運潮流直接間接影響於我國之安危存亡者。均隨時筆記之。事不一端。言非無據。昔司馬光嘗謂。某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美惡得失。以爲勸戒。余之此著。亦即馬氏意也。今世變亟矣。姑

同此懷抱而有所取資乎。譬民國二十七年九月
昆明王燦識於金陵大石橋寓齋。
南京建都。享國不久。觀於東晉六朝之往
事。即已知之。以南京地偏東南。六通四關。
易受攻擊。在昔海禁未開時。尙且不可。何況
今日交通之世乎。或謂北平爲列強勢力所包圍。
控制之南京。且國內無强大之海空軍。途海無
強固之大砲台。倘遇敵人來襲。何以禦之。首
善之地一遭襲入。根本動搖矣。特今之不學無
術者。不足以語此。（國都何適。有主北平。
京易於振興。此真無識之言。不見今之土耳。其
棄君士坦丁而都安枯拉乎。非不知安枯拉之
交通。不如君士坦丁之便利也。蓋以安枯拉地
舍彼而遷此。吾國設國却不遷。東四省未必遂
失於日本。東四省不失。北平未必遽受威逼。
今棄累代經營之北平於不顧。而設政府於不易
控的南京。且國內無强大之海空軍。途海無
強固之大砲台。倘遇敵人來襲。何以禦之。首
善之地一遭襲入。根本動搖矣。特今之不學無
術者。不足以語此。（國都何適。有主北平。
北平西安均優

江東楊雲史爲女序詩稿南海江霞公爲女寄墓碑
一懷中玉雪掌中珍。開落蠻花夢未真。若使輪迴
遇今可作。再生父女更相親。不自知其聲之哀

慧思。余偶以所作付鉛槧。則親爲校讎。深夜不倦。又彙余詩稿。繕之。自署曰小石鈔。蓋知余近四十無子。恒抱隱愛。恨不能身爲丈夫也。

江東楊雲史爲女序詩稿南海江霞公爲女書墓碑
○懷中玉雪掌中珍。開落蠻花夢未真。若使輸
迴今可作。再生父女更相親。不自知其聲之哀
也。友人簡又文同難經桂。讀余所撰墓碣拓本

○慨嘆曰。此至文也。然而君更富有作。余曰。何作。又文曰。碑文章法謹嚴。不能盡其人。

政黨緣憲政而發生。國無論君主民主。在立憲政治之下。必有政黨之運用。一黨不能統一羣情。表見民意。勢不能不分道揚鑣。各以不同之政見。號召民衆。平流並進。故有爭政。而無革命。易閣員而不傾政府。若一黨專政。必行統制政策。統制不已。必行高壓政策。蓋社會人類。其心志才力。極不一致。統制高壓愈甚。其反動力必大。跡其結果。必出於革命。甲革乙命。丙革丁命。人才以相研殺而相消亡。國家之元氣。亦斷喪無餘矣。(任何制度。行之中國皆成問題。其故蓋由國民程度低劣。無明確之認識。一二野心家遂得操縱利用。演成非驕非馬之現象耳。然則欲推行憲政。其必自教育着眼。而提高人民政治意識。)

京中執政諸人有二大病。一曰虛偽。二曰夸大。平日處置國事。既無深刻之眼光。又無堅忍之毅力。言論非不動聽。實既無一能行。在昔晉東遷。士大夫以清談誤國今國府南遷。中樞委員。亦專尚空論。貽誤事機。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古今殆如出一轍也。(多督扶政。今日一般扶政分道遞。不移一除然也)。

各省軍事首領。均擅有重兵。一人而長軍政民政之大權。凡官室車馬起居飲食享受。與帝王無異。以故生殺予奪。惟意所欲。苛捐雜稅隨時增加。凡民生利益無一不剝奪殆盡。上之人富可敵國下之人貧無資所上古封建時之王侯。無此權威。亦無此財富也。嗚乎此之謂民國。此之謂中國民國(長此不省。國亡猶日)。

在下者廉潔自矢潔已奉公云胡可得。古稱大法小廉。欲求小能廉。必須大能法也。且欲求能廉能法。必須戒奢戒侈。今國中奢侈極矣。奢侈之風一日不革。則貪婪之事一日不絕。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餉賂章也。由治豈能久安。一大法小廉一語破的。欲求政治清明。舍此別無二途。惜今之秉政者。未足語此也。○此所以日言廉潔而貪淫敗度之風有加無已。源不清而欲流之潔。云胡可能。

京中各院部。肥瘠不同。勞逸互異。行政院所屬之財政交通鐵道等部極肥。聞每年各員多領一月薪俸。名爲獎金。其他各部無之。立法院監察院各委員極清閑。常到各處旅行游玩。○考試院謹銓敍部稍有事做。考選委員則終日閒暇。司法院所屬各部院會最高法院。辦案極忙。司法行政部事亦甚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行政法院。人多寡少。司法院亦僅有例行呈轉事。余謂官員薪俸宜劃一。勞逸宜平均。以事務之繁簡。定官俸之厚薄。如立法監察考選各委員。盛可給予津貼。鐵道可併入交通。司法院內分行政審判兩部分。行政部可裁。公務員懲戒及行政訴訟。應歸入審判部分辦理。會議院亦可不設。此外駢核極指之機關。可裁併者更多。或謂國府係爲人設機關。非爲事設機關。人的問題。更大於事的問題也。

中央五院行政院轄部多。事繁重。司法院極輕簡。立法院七十餘委員。月僅開會十數次。監察院四十委員。年僅彈劾一二縣知事公安局長不法小官。中外大官不法。從來不敢過問。

考試考選委員會。十數委員。舉行各種考試。三年不過一二次。據考選委員某云。任職三四年。僅閱卷二百本。夫設官原以治事。今官多而事少。歲費巨款。長養閒員。匪惟無益於國。抑亦太不經濟矣。(公務員肥瘠不同。勞逸互異。最足影響政治之推進。且同一爲公服務。而待遇不平均。不惟無以鼓勵才能之士。尤足助長奢靡營之風。關係甚鉅。爲振刷政治。起見。除待遇平均外。同時尤應裁併。屏除機關。節其取餘。加重薪津。俾任事者既庶稱事。安

立法委員卽議員之變相。代表民衆心意。而議定各種法規。最要莫如制憲。所謂憲法。爲國而定。爲民而定。爲永久而定。非爲個人而定。爲軍事首領而定。爲一時一事定。今委員出自任命。實同欽選。職如官吏。兩年一任。毫無變更。以其謂之代表民意。無甯謂之代表官意或曰。將來開國民會議。委員半由政府指派。半由國民選舉。何嘗不能表現民意乎。然以國會議代表選舉法觀之。由推舉代表雖由民衆。指定仍在政府。且也。一轍包辦。層層統制。真正民意。恐亦無從表現也。（今之參政會。何嘗不如是。後之視今。恐亦不借此範圍。欲其有真正之民意機關。而能代表真正之民意。非舉國上下有澈底之覺悟了然於奉公守法之重要。不可。無法卽成亂國。縱能苟持於時。不能刼持於恒久。然後退而聽命于法。納民軌物。共表法治之精神。國事方有澄清之一日）。

聯合國憲章全文（現代史料）

第六十四條：（一）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得取適當步驟，以取得專門機關之經常報告，本理事會得與聯合國會員國，及專門機關商定辦法，俾就實施本理事會之建議，及大會對於本理事會職權範圍內事項之建議所提之步驟，取得報告，（二）本理事會得經對於此項報告之意見，提送大會。

第六十五條：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得向安全理事會供給情報，並因安全理事會之邀，予以協助。

第六十六條：（一）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履行其職權範圍內關於執行大會建議之職務。（二）經大會之許可，本理事會得應聯合國會員國，或專門機關之請求，供其服務，（三）本理事會應履行本憲章他章所特定之其他職務，以及大會所授予之職務。

第六十七條：（一）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每一理事國，應有一個投票權，（二）本理事會之決議，應以到會及投票之理事國過半數表決之。

程序 第六十八條：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設立經濟與社會部門，及以提倡大權為目的之各種委員會，並得設立於行使職務所必需之其他委員。

第六十九條：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請聯合國會員國參加討論本理事會對於該國有特別關係上之任何事件，但無投票權。

第七十條：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得商定辦法，使專門機關之代表無投票權而參加本理事會，及本理事會所設各委員會之討論，或使本理事會之代表，加入此項專門機關之討論。

第七十一條：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得採取適當辦法，俾與各種非政府組織會商有關於本理事會職權範圍內之事件，此項辦法，得與國際組織商定之，並於適當情形下，經與關係聯合國會員國會商後，得該國內組織商定之。

第七十二條：（一）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應自行制定其議事規則與包括其推選主席之方法。（二）經濟社會理事會，應依其規則，舉行必行之會議此項規則，應包括因理事國過半數之請求，而召集會議之條款。

第十一章 關於非自治領土之宣言

第七十三條：聯合國各會員國，於其所負有或擔承管理責任之領土，其人民尚有自治之充份程度者，承認以領土居民之權利為至上之原則，並授受在本憲章所建立之和平及安全制度下，以充量增進領土居民福利之義務，為神聖之信託，且為此目的，（子）於充分尊重關係人民之文化下，保證其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之進展，予以公平待遇，且保障其不受虐待，（丑）指各領土及其人民特殊之環境，及其進化之階段發展，自治對各該人民之政治願望，可以適當之注

（一）並助其自由政治制度之逐漸發展，（寅）促進國際和平及安全。
 （卯）提倡建設計劃，以求進步，獎勵研究各國彼此合作，並於適當之時間及場合，與專門國際民衆合作，以求本條所載社會、經濟及科學目的之實現。（辰）在不違背安全及憲法之議程下，按時將關於各會員國分別負管理領土內之經濟、社會，及教育情形之統計，及具有專門性質之情報遞送秘書長，以供參考。本憲章第十二條，及十三條所規定之領土不在此限。

第七十七條，聯合國各會員國公同承認對於本章規定之領土，一如對於本國區域，其政策必須以善隣國之道為圭臬，並於社會經濟及商業上，對世界各國之利益及幸福，予以充分之注意。

第二十一章 國際託管制度

第七十五條，聯合國在其權力下，設立三國際託管理制度，以管理並監督，憑此後個別協定，而置於該制度之領土，此項領土，以下簡稱託管領土。

第七十六條，按據本憲章第一條所載聯合國之宗旨，託管理制度之基本目的，應為（子）促進國際和平及安全，（丑）增進託管領土居民之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之進度，並以適合各領土及其人民之特殊情形，及關係人民自理表示之願望為原則，且按照各託管協定之條款，增進其趨向自治或獨立，逐漸發展，（寅）不分種族，性別，言語，或宗教，提倡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并擴發世界人民互相聯繫之意識，（卯）於社會經濟及商業事件，保證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及其國民之平等待遇，及各該國民於司法裁判上之平等待遇，但以不妨礙上述目的之達成，且不違背第八十條之規定為限。

第七十七條，（一）託管理制度適用於依託管協定所置於該制度之下列各種類之領土，（子）現在委任統治下之領土，（寅）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或將自敵國割離之領土，（寅）負管理責任之國家自願置於該制度下之領土，（二）關於上列種類中之何種領土，將置於託管理制度之下，及其條件為此後協定所當規定之事項。

第七十八條，凡領已成為聯合國之會員國者，不適用託管理制度，

聯合國會員國間之關係，應基於尊重主權平等之原則。

第七十九條，置於託管理制度下之每一領土之託管條款，及其更改或修正，應由直接關係各國。包括聯合國之會員國，而為委任統治地之受託國者，予以議定，其核准應依第八十三條及第八十五條之規定。

第八十條，（一）除依第七十七條，第七十九條及第八十一條明設置各領土於託管理制度下之個別託管協定，另有議定外，并在該項協定未經締結以前，本章任何規定，絕對不得解釋為任何方式變更，任何國家或人民之權利，或聯合國會員國個別簽定之現有國際綱章之條例。（二）本條第一項，不得解釋為對於依第七十七條之規定，而訂置委任統治地，或其他領土於託管理制度之協定授以延長商討之理由。

第八十一條，凡託管協定，均應載有管理領土之條款，並指定管理託管領土之當局，（該當局以下簡稱管理當局）得屬一個或數個國家或為聯合國。

第八十二條，於任何託管協定內，得指定數個戰略防區，包括該項協定下之託管領土之一部或全部，但該項協定，並不妨碍依第四十三條而訂立之任何特別協定。

第八十三條，（一）聯合國關於戰爭防區之各項職務，包括此項託管協定條文之核准，及其更改或修正，應由安全理事會行使之，（二）第七十六條所規定之基本目的，適用於每一戰爭防區之人民，（三）安全理事會，以不違背託管協定之規定，且不妨礙安全之考慮為限，應利用託管理事會之協助，以履行聯合國託管理制度下，關於戰略防區內之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事件之職務。

第八十四條，管理當局有保證託管領土，對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並其本分之義務，該當局為此種的，得利用託管領土之志願更便行地方自衛，目在託管領土內，維持法律與秩序。

第八十五條，（一）聯合國關於一切非戰略防區託管協定之職務，包括此項託管協定條文之核准。及其更改或修正應由大會行使之，（二）

(二) 託管理事會於大會權力下，應協助大會履行上述之職務。

第十三章 託管理事會

組織

第八十六條：(一) 託管理事會應由下列聯合國會員國組織之：(子) 管理託管領土會員國家。(丑) 第二十三條所列名之國家，照規定非管理託管領土者。(寅) 大會選舉必要數額之非會員國家，照規定非管理託管領土者。任期三年，俾使託管理事會之總數，於聯合國會員國中之管理領土者及不管理者之間，得以平均分配。(二) 託管理事會之每一理事國家，派一特別合格之人員以代表之。

職權

第八十七條，大會及在主權之下之託管理事會履行職務時，得(子) 審查管理當局護送之報告，(丑) 會同管理當局接受審查並請願書，(寅) 與管理當局商定時間，按期視察各託管領土，(卯) 依託管協定之條款，採取上述其他行動。

第八十八條，託管理事國，應擬定關於各託管領土居民之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進展之問題，呈就大會職權範圍內各託管領土之管理當局，應依據該項問題，單向大會提出常年報告。

投票程序

第八十九條(一) 託管理事會之每一理事國，應有一個投票權。(二) 託管理事國之決議，應以到會及投票之理事國過半數表決之。

第九十條，(一) 託管理事國，應自行制定其議事規則包括其議選主席之法，(二) 託管理事會，應依其所定規則，舉行必要之會議，此項規則，應包括關於經該會議事國過半數之請求而召集會議之推定。

第九十一條，託管理事會於適當時，應利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之協助，並對於各關係事項，利用專門機關之協助。

第十四章 國際法院

第九十二條，國際法院為聯合國之主要司法機關，應依所附規約執行其職務，該項規約，係以國際常設法院之規約為根據，並為本憲

章之構成部份。

第九十三條：(一) 聯合國各會員國，為國際法院規約之当事國，(二) 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得為國際法院規約當事國之條件，應由大會經安全理事會之建議，就各別情形決定之。

第九十四條：(一) 聯合國每一會員國，為任何案件之當事國，承諾逕行國際法院之判決，(二) 遇有一造不履行依法院判決應負之義務時，他造得向於安全理事會申請，安全理事會如認為必要時，得作建議或決定應採辦法，以執行判決。

第九十五條：本憲章不得認為禁止聯合國會員國依照現有或以締結之協定，將其爭端託付其他法院解決。

第九十六條：大會或安全理事長，對於任何法律問題，得請國際法院發表諮詢意見。

第十五章 祕書處

第九十七條：祕書處置祕書長一人，及本組織所需之辦事人員若干人，祕書長應由大會經安全理事會之推荐委派之，祕書長為組織之行政首長，

第九十八條：祕書長在大會安全委員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託管理事會之一切會議，應以祕長資格行使職務，並應執行各該機關所託付之其他職務，祕書長應向大會提送關於本組織工作之常年報告。

第九十九條：祕書長得將其所認為可能威脅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求安全理事會注意。

第一百條：(一) 祕書長及辦事人員，於執行職務時，不得請求或接受本組織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當局之調示，並應避免足以妨礙其國際官員地位之行動，祕書長及辦事人員，專對本組織負責，(二) 聯合國各會員國，承諾尊重祕書及辦事人員責任之專屬國際性，決不設法影響其任之履行。

第一百零一條：(一) 辦事人員由祕書長依大會所定憲章程序委派之，(二) 適當之辦事人員應長期分配於經濟及社會理事會託管理事

會，並於必要時分配於聯合國其他三機關，此項辦人員，構成祕書處之一部。(三)辦事人員之僱用及其服務條件之決定，應以求達效率才幹及忠誠之最標準為首要考慮，徵聘辦事人員時，於可能範圍內應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第十六章 雜項條款

第一百零二條：(一)本憲章發生效力後，聯合國任何會員國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及國際協定，應儘速在祕書處登記，並由祕書處公布之。(二)當事國對於未經本條第一項規定登記之條約或國際協定，不得向聯合國任何機關援引之。

第一百零三條：聯合國會員國，在本憲章下之義務，與其在任何其他國所協定所負之義務有衝突時，在本憲章下之義務應居優先。

第一百〇四條：本組織於每一會員國之領土內，應享受其職務及達成其宗旨所必需之特權及豁免。

(一)本組織之代表及本組織之職員，亦應同樣享受於其獨立行使關於本組織之職務，所必需之特權及豁免。(二)為明定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施行細則起見，大會將作成建議。成爲此目的向聯合國會員國提議協約。

第十七章 過渡安全辦法

第一百零六條：在第四十三條所稱之特別協定尚未生效，因而安全理事會認爲尚不得開始履行第四十二條所規定之責任前，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在莫斯科簽訂四國宣言之當事國及法蘭西，應依該宣言第五項之規定互相擁護，並於必要時與聯合國其他會員國洽商，以代表本組織爲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宗旨所必要之聯合行動。

第一百零七條：本憲章並不取消或禁止執行責任之政府，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本憲章任何簽字國之敵國。因該次戰爭而採取或受讓執行之行動。

第十八章 修 正

第一百零八條：本憲章之修正案，經大會會員國三分之二表決，並由聯合國會員國三分之二包括安全部長、常任理事國，各依其憲法序批淮後，對於聯合國所有會員國發生效力。

第一百零九條：(一)聯合國會員國，爲檢討本憲章，得以大會會員三分之二表決，經安全部長會任何七理事會之表決，確定日期及地點舉行全體會議，聯合國每一會員國，在全體會議中應有一個投票權。(二)全體會議以三分之二表決所建議對於憲章之任何更改，應經聯合國會員國三分之二，包括安全部長會全體常任理事國，各依其憲法序批淮後，發生效力。(三)如於本憲章生效後，大會第十年會期，此項全體會議尚未舉行時，應將召集全體會議之建議列入大會，該屆年會之議事日程，如得大會會員國過半數及安全部長會任何七理事會應之表決，此項會議，應即舉行。

第十九章 批准及簽字

第一百一十條：(一)本憲章應由簽字國各依其憲法程序批准之，(二)准書應交存美利堅合衆國政府，該政府應於每一批准書交換時，通知各簽字國，如本組織祕書長葉經委派時，並應通知祕書長，(三)俟美利堅合衆國政府通知，已有中華民國、法蘭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邦，與美利堅合衆國，以及其他簽字國之過半數，將准書交存時，本憲章即發生效力，

美利堅合衆國政府，應擬就此項交存批准之議定書，並將副本分送所有簽字國。(四)本憲章簽字國於憲章發生效力後批准，應自各該批准書交存之日起，爲聯合國之創始會員國。

第一百一十一條：本憲章應留存美利堅合衆國政府之機關，其中法蘇及西文各本同一作準，該國政府應將正式副本分送至其他簽字國政府，爲此聯合國各會員國政府之代表，謹簽字於本憲章，以昭信守，公歷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於舊金山市。

特務小學

特務世界 王忠

特務會上我時時偷看王炳。他一直沒有希望，只低著頭做出十分哀戚的樣子。他沒有上台說話，也沒有和身邊的人交談。因此我愈加好奇，緊緊盯住他看，當他茫然地抬起頭望一下劉祥順的遺像，我看見他眼角上閃着一顆晶瑩的淚珠。我心裏暗想：「你這出賣朋友陷害朋友的豺狼，真裝的像啊！虛偽的傢伙，你爲

自己的犧牲物被死而奪去而傷心嗎？」我咬緊牙齒，十分憤怒。簡直走上去撲到身上，扼死他。

散會後一個念頭在我心上點起來，突然像點燃了火藥樣爆發開我所有的感情。我的心焦灼，彷彿要被送進烈火燒燬的地獄。

「你簡直怯懦得站不起來做人了，雖然

不能持槍決鬥，親刃兇手代友復仇，難道連揭穿假面具，將唾液吐到他臉上都不敢嗎？」

我很知道這麼辦於事無補，且可能危及生命。但仍然決定跑向他投擲我應有的鄙棄與輕蔑。

路上我老覺得劉祥順伴着我。有個聲音：「看了，那是一個特務。」我吃驚地四顧，在我身後二十步遠，一個穿花格呢西服的中年人跟了他上來，狠狠望我一眼，見我停住也轉下身子。

假裝結皮鞋帶。我忙加快脚步，穿過好幾條曲折的街巷回頭看沒有人跟上來了，我的心慢慢定下來。往事立刻投下明晰的影子，像樹影投在擺動後慢慢清澄的水心一樣，格外真實。

那是三月前一個陰天的黃昏，劉祥順第一次告訴我王炳是個特務，在他面前說話得特別留心。我當下心中漫應着，心裏却不由暗笑。原來就在這一天上午，王炳也告訴我同樣的話。要是額上有個烙印便容易分辨了，現在我却不能決定他們誰是特務。他倆是極好的朋友，却相互猜出對方身份相同，太荒唐了，令人不敢置信。

但這一天之後我却不能拒絕地信任劉祥順，和他把相同的見解了。

原來低聲談特務時已有一個青年學生模樣的人擠到我們身邊。我只顧滔滔不絕發揮自己的政治意見，慷慨，熱情，對現狀不滿，却一本國民愛國心希望把國家拿來重造，因爲我並未加入任何政治集團，說不出鬥爭或攻擊。這可嚇壞了劉祥順。他先用手肘輕輕觸我，接着發了兩次低低的「嘘！」的警告，我開始留心處境，少時他已脚步蹣跚氣喘吁吁，無法安靜了。

我倆急急向前走，要在躉野，舉拔腳狂奔了。但現在却得十分從容，輕易不敢回頭看。明知後面有人跟上來，因爲我們那麼注意，連舉起腳或腳尖輕輕踢了下石路上的瓦砾都不致錯過聽覺的分辨能力。我斜眼看劉祥順，他的臉色蒼白得像死人，我自己的也一定十分難看了。

後來我在一家賣松栗瓜子的小店攤上站住，劉祥順仍然眼睛直視前方，不改姿勢，好像不耐煩等我。我問了賣花生的價，掏出錢包了點，乘機偷眼觀左面街角，這個學生模樣的人正在一個雜貨店前取火燃香煙，他也從眼角偷看我們，我全身的血差不多都凍結了，接過花生米幾乎拿不穩，補我的零票已經落到地上，費了很大的控制力量才俯下身子探起來。

我們沒有向回家的路上走，繼續往大街小巷中無目的地亂撞。我的腳跟已經有點痛，渴，想休息。如果現刻面前有個溫軟的床鋪。我倒下去一定像放完空氣的皮球樣呼呼大睡了。真的，我現在多麼疲乏，就是坐一會，不，踏一會也好啊！

但我仍然得走。記不得在街心闊了多久，直到下起雨來，車與人亂成一片。我說：「祥順，同我回去睡。」說實話，我的生命力有限，快要累死了。一方面我是爲他設想，我的臥室窗外通別的人家，他可以逃跑。我呢！我自己願意被逮捕了。

他沒有說話，却跟着我回去。我們每到街角巷尾總東張西望，警戒搜索，幸好沒有發現可疑的人，但總疑心黑影裏張着覬伺的眼睛。

這一晚雖然疲倦的動彈不得，合衣睡到床上便從未離身。却始終不能入睡，我們背合背緊緊擁着，心仍然狂跳。我不由細細體味失去了。那晚我倆的自由。我寧願茫昧無知，永遠做個即

因爲這次患難我們變成知交。他告訴我他

的一位哥哥的故事。

這是一個受嚴格而完全訓練的××黨員，能偷盜，殺人、挖心、剖腹……死在他手心裏的人編成一個繁榮的市鎮。但最後一次奉命暗殺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却喚醒他的酣眠許久的人性。說來奇怪，這個人長的竟與他姑母家的小表弟一模一樣。因為他和十七歲上便死去的表姊相愛，童年的大半日子都在姑母家度過，小表弟簡直可算在他手臂上長大。現在看見他心上不由湧起溫柔的感情，因此好幾次有機會都不忍下手，而當他發現這個孩子心靈純潔而偉大時，他不能不咀咒自己，連同咀咒這套制度了。原來他是個那麼好的學生，每天埋頭讀書，輕易不離開書本，有時坐到極度疲乏便撲在桌上呼呼睡去，蘋果般的圓臉被手臂壓緊，血液集中一邊，愈加紅潤，天真而頑固，令人想俯身和他親吻，却又帶着嚴肅的敬意。

他曾賣掉一件新毛綿衣替一位窮同學繳納膳費，游泳時救過一個溺水的孩子。而這次觸犯秘密死律也是一件勇敢可敬的行為。如果爲了思想問題，替別人做尾巴，他的死至多博得一聲可憐的歎息而已。現在却是爲了救一位老師的性命，用鐵紙刀殺傷隊中最能幹的同事，還人因而致死。雖稱復仇，因爲對方不過一個十八歲的孩子，更顯得可恥和殘忍了。因此這位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最後決心幫助他逃走。對上審訊了案，不幸案情破獲比預料的日期更快他自己來不及逃跑，被逮捕了。所幸孩子已經逃出魔掌，他能夠無怨無尤地接受自己的命運了。

他受兩次電刑，逼迫他招供裏黨的計劃。

他們不相信良心和人性，除了異黨活動對他的行動還有什麼可能的解釋嗎？信仰給人的力量太多，像強烈的馬井，將人類精神麻木而僵化，近於武斷了。



周哲文

他終於忍受了災難，且運用熟練的技巧終止了災難，越獄得到成功，跑回家鄉稍事逗留，即轉道出國流亡。身體和靈魂都得到解放，他寫給弟弟的信充滿樂觀的信心。現在我開始了解劉祥順對特務天然的恐懼了。他的神經只要輕輕一觸便顫動起來，彷彿去掉壓力的彈簧，他的精神上壓着多麼沉重的石塊啊！

一天夜裏，我看完一本康德的純理性批判，頭昏昏的，很不舒服，我預備睡覺了，雖然時間尚不很晚，平時我還得多做一些工作。我下樓走到院心裏，因爲月亮很好，寒風給我的臉海泛起清新的波濤，疲乏立刻被洗刷淨盡，連帶睡也消失了。

我新近讀了些天文書，對月亮有進一步的認識，舉頭凝望那深邃雨海和風暴洋。其時天際一排樹的濃黑剪影正貼在灰白紙片似的天幕上，連帶月光被揉碎，滿地是殘片與耀眼的銀沙。

北方天空的仙后是已快到中天，我心目中全與地平線垂直，兩顆護衛星正落到屋脊上。

讀法書吾予篇，雖蟲篆刻，壯夫不爲、未明印學之道，率偏諱言，曷所見之淺也。夫藝事以篆刻爲最精，不能通古代之篆籀，不能臻鉢印之真質，苟非勤學媚古，養其氣韻則不如宗漢，而徒抑法時人者，皆不得謂爲能治印。

篆印尤先習篆，以求篆體之筆法，得筆法則得字法，而章法隨之矣，篆印人與工匠之所分者亦在書篆體之不同耳；印人用寫，工匠以

摹印謂之繆篆，「見魏武論其志」獨繆詰屈，不盡規以六書，蓋古者官印多，而私印少，但求茂密，以仿姦偽而已。魏晉以後金石之學裏，謙素之學盡，日趨嫋媚，轉失渾樸之致，人事盼而天真鑿矣，亦惹事之不古也。

古印分爲兩派，曰錄，曰印，自商迄秦，謂之錄，文多古字，不盡可識，章法錯縱，變化萬千，劉漢一代謂之印，篆體整齊，布白均勻，雍容大度，氣韻渾融後世治印者，悉宗之，以其平正，而不逸乎常軌也。

案古人集印爲「書者以宋晁公遡、王球等爲始各有譜錄，傳世至元，吾丘衍著，學古編，詳論書體正變，以及篆寫篆刻之法，迨明中葉，篆刻分文彭，何震二家，文以秀雅爲規，何以整勳爲宗，而清胡正言則以端全爲主，頗合古人摹印之旨。

讀法書吾予篇，雖蟲篆刻，壯夫不爲、未明印學之道，率偏諱言，曷所見之淺也。夫藝事以篆刻爲最精，不能通古代之篆籀，不能臻鉢印之真質，苟非勤學媚古，養其氣韻則不如宗漢，而徒抑法時人者，皆不得謂爲能治印。

篆印尤先習篆，以求篆體之筆法，得筆法則得字法，而章法隨之矣，篆印人與工匠之所分者亦在書篆體之不同耳；印人用寫，工匠以

我常要試試自己的目力，在月光下努力找仙女，座附近的星雲，自然是沒有結果的，但我仰首直視，凝神三枚距離相等的大星時，身體已若旋飛於太空，神遊宇宙了。

忽然我肩上被一隻手重重撫下來，雖然我穿着的衣服不少，但感到冰冷，神經顫動了一下，這是拘攣而無力地放下的手啊！我頓時汗毛直豎，簡直不敢回顧看。但一個柔弱而帶息的聲音抖抖地響了。「看星嗎？」他的牙齒有相撞碰，我回過頭正遇到劉祥順兩隻驚恐而瞪住不眨的大眼睛，他的臉在月光下蒼白如紙。

「你？」我抓住他的手問，立刻又驚異地

向四圍掃一眼，說：「屋裏談吧！」

王炳要抓我！一還是他的膀胱第一句話，接着他告訴我詳細情形，原來事機已急，他明天便得離開昆明。他有一位現任縣長的親戚，現在便打算去投奔他。他所以跑來看我完全爲衆謀的幾個學校，恐怕學校一時找不到代替人，就誤學生；要我非去代授不可。雖然已信任我平素富責任感，他仍再三叮囑多替學生改練習本子，別缺課或遲到。

他匆匆走了，我沒有說一句話，只唯唯否應答着。我能說什麼呢？我恨王炳嗎？却又覺得他可憐。這一晚我翻來覆去不能入睡，腦裏迴旋着一個問題：「這是什麼世界？」

第二天的午報便帶來七凸坡火車失事的悲慘消息，劉祥順嚇壞了。

因爲他的太太得癌病，我們的追悼會只好草草舉行，今天離他的死僅有十天呢！我用感覺和思想不斷給他的面影，儘管顏色不調和。却一看便知道是他，他常向我說話，向我笑，向我……

天落雨了，我忘記吃晚餐，現在時已入夜，我走的多麼慢，也許曾在街角站了一會。他到了王炳的寓所已經八點鐘，我的衣服完

全濕透，於是立刻忙壞了他，找衣服讓我換：添爐子，倒茶。我坐好後感到一種特別慵倦的舒服，心氣和平，後來臉上終於顯露微笑了。

「你知道劉祥順爲什麼事到××嗎？」

「不知道。」他驚訝地望着我。「他告訴了你嗎？」

「大概是時候我的態度已十分嚴肅，他有點不安了。我提高了聲音：『別裝假了吧！你陷害他，逼他出走，現在又哭他。你哭你自己福薄，沒有領到一筆優厚的資金嗎？你哭你的朋友沒有死在屠伯的刀下嗎？你？你還有人心？』

「你說真話嗎？」他站起來，兩手緊緊握拳，十分憤怒。

「是！」我安靜地坐着發出一長串嚇嚇的冷笑，一個個字說：「抓我，用手搶打我，我特意來擲給你輕蔑，我不將友誼的手伸給法西斯的走狗！」

「啊！」他叫了一聲，像一堆雪被融化，重重地跌在沙發上，眼中流淚，急促地說：「我可以發誓，你說的話我都不懂，我什麼都不知錯。」

我還怕什麼，連自己的感恩都連帶告訴他，他始而低頭沈思，忽然跳起，淒厲地狂笑。

我奇異地望着。

「我們鬧了多麼大的笑話！那天夜裏李世民他們來我這兒談天，大家決定到蘇家花園野餐，因爲劉祥順與蘇家二少爺是同學，所以我大聲說：『明天抓老劉去！』恰巧李世民的小弟是個好問的傢伙。『誰？誰是老劉？』

一下，及至靜聽父無聲無息，好生李世民黃元章都住場，他是你的同鄉，可以替我證明，他

備，描者雖非習熟，亦能得篆之形似，而寫者則非習之有素之不神也。

古人言印，重章法、章法者，就字體而配置之謂，字能有筆法，則章法自甚而至，其結構字體，首貴有情有氣，有情則字之正則俯仰，均得依頤，有氣則血脉相屬，而舒展自如，得乎自然而然不失板滯，故沉潛是道者，必多讀多見，而浸潤始能得之，唐武穆云，「運用之妙，於乎一心，」治印之道，亦猶治兵。

夫張僧繇點龍以睛，顧長康增蟹以毛，皆在微毫毫無間，書志凝慮，以求其窮極變化，而後超凡入聖，刻印雖十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然而論刀法部法者，因字體不同，亦稍有異，蓋文有大小，印有大小，字有稀密，書有曲直，未可一概也，印大弦力宜直，重則沉蒼勁，印小指力宜逕，輕則流暢婀娜。昔賢鑿印莫難於朱文，以朱文筆畫，須瘦如綠髮，圓動迴折，不露部痕，方可謂精能之至也。

每見世之以治印自負者，挾六書通一帙，吳岳盧印譜數部日夜屹立于齋中摹仿，以爲篆刻之道，書在於斯，每稍有得，輒炫于人，殊不知文字錯謬百出，意味等于嚼蜡，熟齊篆譜謂之漢印，欲辨其畫目爲古鉢所見不廣，取法失當，芸芸者可不慎歟。

聚興誠銀行

民二年創立

承做上海匯款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昆明分行

南屏街
正義路

電報號二三四五號接轉各部

糖菓餅乾

西點麵包

壽喜蛋糕

奶油蛋糕

士產物

罐頭飲食

雲腿臘味

◎ 食飲設附 ◎

晨早午茶晚點粵
食小菜

五六二二話電 號八十二路碧金

建國導報

第三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元月十日出版

發行者 建國導報社

印刷者 建興印刷局

半月刊每冊實售國幣壹百元

昆明市西郊瓦倉莊十三號

川鹽銀行

承做上海匯款

▲ 交款迅速 ▼

▲ 汇費低廉 ▼

行址南屏街
電話二四二一

冠生園有限公司

昆明商店

雲罐	壽喜蛋糕	糖菓餅乾
腿頭	奶油蛋糕	西點麵包
臘味	士產物	壽喜蛋糕
食	罐頭飲食	奶油蛋糕
味	食	西點麵包

◎ 食飲設附 ◎

晨早午茶晚點粵
食小菜

五六二二話電 號八十二路碧金

竭誠為社會服務！盡力謀顧客便利！

存款	利息優厚	匯兌	迅速穩妥	竭誠為
放款	低利貸借	貼現	便利週轉	社會服務
承辦	上海匯款			

數額無限	顧客便利
------	------

總務部
電 話：二一四七

地 址：昆明市護國路三十八號

行 電報掛號：六〇九〇

重慶分行 第一橫範市場
成都分行 羅漢北三街四九號

上海分行 江西路四五號
內江分行 中正路

瀘州分行 益民路二五號
瀘州分行 姜巷子二號

儲蓄部			
活期儲蓄	存款	精小綴型	美支觀票
通知儲蓄	存款	支利	支利
存本取息儲蓄	存款	按期金	取息
存取便利	存取便利	不動	方便
存取便利	存取便利	便厚	便厚
備有章程	備有章程		
承索即奉	承索即奉		

長江實業銀行

資本三千萬元

照執業營號○二九第字銀價新冊註准核部財

扶助生產！發展實業！

本刊已呈請主管機關登記
中國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七十二號
中華郵政局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